

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



ODYSSEY OF CHINA FANTASY



九州幻想

www.9ZFUN.com

.... 美人醉



南屏晚钟 郭步调

国家奇幻地图之杭州

警戒！生化危机

星海彼岸

[远古的星辰]

苏学军

新太空的创世记

莲花塔

谈骁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往事

冰泉酒

黑火

擎梁山往事

宛在水中央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美人醉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九州幻想. 美人醉/ 潘海天主编.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104-1860-0

I. ①九… II. ①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4584号

◎ 九州幻想·美人醉 ◎

作 者: 潘海天 主编

责任编辑: 熊嵩

封面设计: 陈微微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张: 12.5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860-0

定 价: 1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唯有夏天是永恒

【文】阿豚

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

上海的夏天终于到了，昨天在编辑部楼下的小河边见到一只水鸟，极轻快地扑向水面又腾起，爪子里已握住一条朱红的小鱼。我在那一刻想象它必然有个家庭，或许还有同族，就如《里约大冒险》那样，有一个热闹的天堂在水草上下——上面是鸟的，下面是鱼的，鸟生鱼汤，其乐未央，人类算什么，世界根本不需要。

昨夜跟一个很久没联系的老朋友聊天，这哥们喝醉了——当然，他不是美人，但确实是个才子。

他说：大刘在前，再写什么也是白费。

他说：这个世界，那么多人，那么多人在写，全都在瞎鸡巴写，被碾得粉碎。

我这个朋友是个生意人，属于《少林足球》中所说的“我一秒钟几十万上下”那种，我问他为什么写小说？

他的回答是，为了震撼到自己的灵魂。

灵魂，初生之时孱弱如最幼细的苗，轻薄透明，无色无味，历经岁月和宇宙尘的洗礼，承蒙人类文明精华为滋养，再摔过多少跟头，经历多少风雨，受过多少摧残，向过多少光芒，捱过多少阴霾，方才在二三十年后成了自己，成为“我”。

亿万个“我”，应各有不同，我生平最恨“雷同”，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明天的你重复今天的我，放眼望去，浮生如蝼蚁，攒动如万千雨滴，自天上来，往渠沟去，生命短暂得就像一场雨，我们落地的一瞬间便尘归尘、土归土……奔跑得太快，灵魂还挂在半空中，飘飘荡荡。

我有很多爱喝酒的朋友，有男有女，他们往往独酌于千里之外，喝多了就找人说话，尤爱找我。

因为我是一枚优质且免费的树洞。

传说，如果心中有什么梗阻的心事，却找不到合适的人倾吐，便去山上林间，找一棵大树，对着它身上的树洞说个够——然后，别忘记用泥巴封住。

其实我更像是一盘空白磁带，录下朋友甲的故事，又录下朋友乙的故事……循环录制，不断覆盖，每一个倾诉者都是上一个倾诉者的泥巴封印，而我已经分不清那么多，它们多得足以拍成三百集电视剧。

那喝醉的朋友，往往会在电话那头醺醺然地说：

“呵……我的故事是不是很俗套，很狗血？”

“还好吧，”我静静地回答，“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你有什么心事的时候，一定要找我说哦。”我的朋友在结束电话的时候，往往也会这样加上一句，作为一种回报的承诺。

“一定的。”我也诚恳地回答。

但我很少去寻找“树洞”，在听过了那么多的人和事以后，我发觉并没有什么好诉说的了。

……一样的爱，一样的恨，一样的纠结，一样的摆脱，一样的欢喜，一样的失落，一样的激动，一样的麻木。

下辈子，我希望认识新的朋友，爱上新的人，就像三毛对荷西说的那样。

她有一首诗，《说给自己听》，抄给你们看：

如果有来生

要做一棵树

站成永恒

没有悲欢的姿势

一半在尘土里安详

一半在风里飞扬

一半洒落阴凉

一半沐浴阳光

非常沉默非常骄傲

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如果要我附加一个条件的话，我希望我变成的那棵树，它腰间仍有一个温暖光滑的树洞，成为那些寻找主人的灵魂们的临时庇护所，不然，斯诚寂寞也。

如果我是一棵树，最爱的就是夏天。

春天如童年，夏天如少年，秋天如中年，冬天如死者。

唯有夏天，枝叶甫成，烈日骄阳，热力无限，翠鸟伫立于枝头，甲虫漫步于叶底。远山钟声绵延，不绝如缕；脚边情侣相拥，互诉衷肠。忽而暴雨，忽而轻风，时间像落进了半透明的果冻，万物拥有着无尽的未来与可能——还没有到最繁盛的秋天，而繁盛之后便是衰败。

在最遥远的未来，也许所有的基本粒子再度变成一锅热汤，我们脆弱、疲惫的肉体与万古漂浮的灵魂们融为一体，来不及欣喜，就已经遗忘。那是无人持镰的收割日，那是众生的大欢喜，那将是新的文明诞生之前，最漫长的酷热之夏。

所以说，唯有夏天是永恒。

我的夏日午间呓语便到此为止，或许这将是我在《九州幻想》上的最后一篇卷首语，我写得很艰难，读者大概也会觉得无甚趣味，好在，这就要结束了。

最后，推荐一部电影给或醉或醒的你我。

“我们走得太快了，灵魂还没有跟上来。”

——《云上的日子》，安东尼奥尼导演，1995年。

九州小说/设定构想/周边八卦投稿信箱:

恰好: Lbfqiahao@live.cn 老鱼: Oldfish9@live.cn

泛奇幻/科幻/青春/童话/小说类投稿信箱:

骑桶人: qitongren@gmail.com 老鱼: Oldfish9@live.cn

投稿详情请见: <http://bbs.9zfun.com/thread-6177-1-1.html>

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

ODYSSEY OF CHINA

Contents

目 录



001 星海彼岸/苏学军	166 老鱼有话说/老鱼
030 九州·莲花塔/谈骁	168 天启都市报/恰好
087 九州·冰泉酒/黑火	170 老妖大爆炸/水泡
101 九州·擎梁山往事/宛在水中央	171 南淮一页/可可欠
116 南屏晚钟/郭步调	173 2050年的语文课本/潘海天
146 闲话九州/恰好	190 编辑部涂鸦板/编辑部众人
150 九州百业/巫妖	192 危言小语/骑桶人
152 燕垒怪谈之三/燕垒生	193 周边商品表/可可欠
156 寒武纪·九州·雪遇/王姑娘	

星海 彼岸

【文】苏学军

流星

星际航船穿越一个个星系，在亘古的宇宙中流浪。

没有人知道它航行了多远，迎面而来的星系在资料库中没有一点记载。它在向着一片未知的领域前进。

002. 更没有人知道它航行了多久，它早已与母星失去了联系，甚至母星是否还存在也未可知……

它花费了漫长的时间，跨越了半个宇宙……

它，到底在探索什么？

航船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完全是一块毫无声息的石头，只有在掠过恒星进行加速的时候才发出那么一点微光。它所要完成的使命太渺茫了，它最终的可能就是化作宇宙中的一粒微尘。

终于有那么一天，它来到了这里。

探测器悄然扫描着这片空域，几秒钟的时间里，浩如烟海的资料涌入主机进行检索、筛选……这项工作早已使主机厌烦了，这么遥远的航程，却没有发现一点线索。可是这一次，一个重要的数据跃然而出，主机立刻开动了所有资源进行分析……过了几毫秒……可以确认了，这就是它的目的地。

主机唤醒了飞船……发动机开始为飞船减速……航向对准那个星系……船舱内灯火通明……船员们正在从休眠中醒来……

船员们围绕在全息星图旁，欣喜万分地观赏着那颗蔚蓝色的行星，主体结构吻合……大气成分吻合……运行轨道吻合……毫无疑问，这就是他们用尽一生在寻找的星球。

舷窗外还看不到星球那晶莹剔透的蓝色身影，它还处在几亿公里外的深空中，但是与飞船所经历的航程相比，这点距离是那么微不足道。

航船像一颗耀眼的流星向着星球逝去……

峡谷

践远弯着腰在田里收割麦子。

一手挽住麦秆儿，一手用石刀切割着……

他已经干了一个上午，身后割下的麦秸堆成了小山。他的身体几乎淹没在麦丛中，在烈日的暴晒下，汗水不断从额头落在田间，腰部从酸痛渐渐变得几无知觉，手掌上的水泡已经磨破，被汗水浸着，一阵阵刺痛。

他停下来，挺了挺僵直的腰部，向四周望去。在他的周围还有几千族众在紧张劳作，这差不多是部族全部的人口了，就连能走路的孩子也蹒跚着在田间拣拾麦穗。践远看着他们，从一阵阵欢声笑语中，他能感受到丰收的喜悦。他也很开心，于是呵呵地笑了起来。

他把目光放得更远。

这是一片扇形的山间谷地。两道高不可攀的峭壁沿着扇骨的外缘，夹住了山谷；弧形的一面是波涛汹涌的海岸线；在扇柄的夹角处，一道巨大的瀑布从天而降，汇成了穿越谷地流向大海的无名小河，这条河滋润了两侧的谷地，是部族的母亲河，可是……

星球表面绝大部分被海水覆盖，一年之中不是阴雨绵绵就是暴雨倾盆，难得见到几天太阳。这条小河现在看来温顺而平静，可是它随时会在电闪雷鸣中展现出另一副可怕的面孔。

部族就生存在这一小块山间平原上，主要依靠种植谷物为生，当然他们偶尔也会驾驶独木舟出海捕鱼，但那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变幻无常的海面随时会掀起滔天巨浪，海中的生物也大都凶猛异常，不到万不得已部族是不会涉足海洋的。

温暖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充沛的水量使谷地非常适合谷类的种植，农作物一年可以成熟好几季，然而这里决不是部族生存的天堂，突然而降的大雨会让瀑布变成咆哮的山洪，暴涨的小河会瞬间淹没整个平原，辛苦了几个月的部族就只有眼睁睁



睁地看着劳动成果被一粒不剩地冲入大海。

今年是个数十年不遇的丰收年，几个月的时间里，竟然有多一半是晴天，雨水虽然依旧充沛，却没有引发山洪，小河的流水恰好灌溉了田野。金色的麦海从小河两岸一直蔓延到山脚下的峭壁边缘，每一颗麦穗都十分饱满。践远欣喜地望着一望无际的麦田，心里盘算着：再有两天，收割作业就可以完成，这一季的收成大概够部族一年的粮食了吧，大家终于不用在饥饿中挣扎度日了，自己也可以有时间去钻研石壁上的神谕了，那上面一定记载着使部族真正摆脱困境的办法。

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捧着一个陶罐走过来。

“阿爸，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男孩稚嫩的声音在男人心里荡起一丝暖意。

践远接过陶罐放在地上，一把抱起儿子，举过头顶。男孩高高地俯视着原野，咯咯地笑个不停。践远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父子二人的笑声在山谷间回荡，部族的人们纷纷停下手里的活，笑吟吟地注视着他们。

突然之间，践远的笑声戛然而止。他呆呆地望着远方的天际，一片浓重的乌云正从那里升起。

乌云的浮现就像是拉响了战斗警报，部族的每个人立刻陷入近乎疯狂的工作状态。

乌云的动作更快，几乎是在眨眼间就已遮盖了天空，天地间顿时昏暗一团，大雨倾盆而下。

004.

星球上的雷雨天气是极为可怕的，闪电如蛛网一般在云端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的雷声响成一片，雨水密集得分不出雨点，整个世界仿佛都沉入水底。

水像是从地面渗出来一般，飞快地没过了脚面，又没过膝盖，金黄的麦田也不见了，只剩下一片苍白的水面……

践远茫然四顾，族众们开始向山洞中转运割下的麦子，还有几个人不甘心地在水中摸索着麦田。

必须要撤回高处的洞中去了，山洪随时会前来卷走一切，刚才还平静的峡谷现在变得极度危险。两天呀，只需要两天，这个吝啬的世界却不给他机会……

践远仰天发出一声无奈的长啸……

困境

夜深了，洞中的最后一堆篝火也已熄灭，一天的劳累和紧张使人们进入了睡

梦。

践远倚靠在洞口附近，默默望着外面。雨下到现在，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反而愈下愈大，轰鸣的水声与滚滚的雷声响成一团，一道道电光不时照亮践远那严峻的脸庞。

他曾经期望这只是忽来忽去的阵雨，那样被水淹的麦子还有救，多少会挽回一些损失，但是雨下到现在，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一阵经久不息的咆哮声隐约传来，转瞬间就变得震耳欲聋。熟睡的人们被惊醒了，人们在恐慌中交头接耳，有几个人靠近洞口向外张望，又垂头丧气地退了回去。

山洪来了，在山顶之上凝聚的庞大力量终于倾泻而下，沿着瀑布，沿着小河，把山谷中的一切卷入大海，那片金色的麦田，部族几个月的心血全都完了。

从已往的经验判断，这场雨下个十天半月，在星球上是平常的事情。

践远的心中虽然沉重却没有过分的悲痛，虽然他担任首领的时间并不算长，但眼前的一幕已经上演过好几次，这或许就是部族的命运。其实比起多少次的颗粒无收，这次的情况算好的了，收割的粮食除了保留一部分作为种子，剩下的还足够部族吃上三四个月，到那时，下一季麦子估计也快成熟了，山谷间又将是一片金黄。

他现在的思绪飘得很远。

部族是从何处迁徙而来，并在这道峡谷定居的，族里最长寿的老人也不知道，通天洞石壁上的神谕中同样没有记载。

从童年开始学习文字的时候，践远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些复杂的文字绝对不是这个小小的部族所能够发明出来的，况且还有一些深奥的文字，族人们虽然在流传着，却不明白它们的含义。他断定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定存在着一个庞大、富庶、文明的人类群体，部族大概是因为某种原因从这个群体中脱离出来，单独去寻找新的栖息地，并最终被困在这里。

这道山谷虽然肥沃，却并不适合部族生存，它的地势太低洼了，一遇大些的降水就会化成一片泽国，要不是峭壁上存在着一些可以避难的洞穴，部族也肯定早就葬身于洪水中了。

年轻时代的践远曾经对周围的峭壁和那道瀑布进行过多次探索，他试图找到一条能够通向外界的山路，但是没有一次成功。环抱山谷的峭壁像是天造地就的城墙，表面光滑严密，寸草不生，很难找到可供攀爬的岩缝。有两次，践远以为找到了路，但没到半山腰就被垂直的峭壁拦住了。瀑布从天而降的部位是两道峭壁的交界处，似乎存在着可以攀援的岩缝，但飞泻直下的水流冲得人根本站不住脚，更别说向上攀登了。践远为此摔断了一条腿，现在走起路来还有些跛。

践远又想到了大海，他曾经划着独木舟，期望能够沿着海岸线绕过山脉，可山谷两侧的山脉绵延不绝，一座比一座高大陡峭，到最后密集的礁盘深入大海，阻断了去路，他尝试了几次，险些船毁人亡，只得放弃。

他向大海深处眺望，难道部族是从海的另一端来的？但是他立刻就否定了这个想法，这片无边无际的大海大概是自然界最凶险的所在了，即使在岸边你都能感受到那惊涛骇浪的毁灭力量，可以想象大海深处会是一幅多么恐怖的景象，何况海中还游弋着数不清的巨大海兽，它们可以轻易地将船只打得粉碎，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有一艘人类的航船能够穿越这片地狱之海。

践远飞快地长大，后来成了部族的首领，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部族的事务上，保证族人们不受饥饿的威胁已经让他伤透了脑筋，他很少再思考其他问题，但是他始终相信，只有离开这里，找到一片没有洪水困扰的肥沃土地，才是部族唯一的出路；而部族既然能够迁徙到这里来，有一天也一定可以离开。这一点在神谕上也有明示：你们是大地的精灵，你们受到众神的宠爱，在经历了神的考验之后，神将给你们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所以生活虽然如此艰难，践远却并没有感觉到绝望。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

神谕

006.

十天过去了……

一个月……

两个月……

出乎践远的预料，雨一直没有停。世界似乎成了一个被颠倒的沙漏，海洋仿佛就悬在空中，正倾泻下来重新汇聚成海。践远每天都在洞口观望一阵，乌云遮盖了天空，外面漆黑一片，只有雨声喧嚣不绝，似乎永远也不会停止。有的时候，他恍惚看到天边透出了橙黄的微光，雨也小了许多，似乎随时都会放晴，可是过了一阵，乌云重新合拢，雨声的轰鸣再起，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没有太阳就没法晾晒麦子，幸好族人们带回了大量麦秸，才能够用篝火烘烤麦穗，使麦粒脱壳，但是得到的粮食随着雨季的延续越来越少，现在每顿饭都是清得见底的米汤了。

雨还在无休止地下，峡谷里一片汪洋，水面还在不住上涨，淹没了部族曾经居住的洞穴，人们已经向上层洞穴搬了两次家。

践远的心也渐渐焦虑起来，不过他表面上仍然若无其事，族人们的眼睛都看着他呢，他们不安的心情需要他用自己的镇定和自信去抚慰。但是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类，他也有迷惘和茫然，也有孤独与无助，他又能向谁去寻求解脱呢？

通天洞高高地处在部族居住的洞穴群上方，要到达那里需要从部族最上层的洞穴再攀爬一道十余米高的石缝才能到达，在风雨交加的天气前往那里要冒一定的风险。

山洞的洞口狭窄细长，人匍匐着才能爬进去，洞内的空间也不大，只能容纳五六个人。那只是个普通的岩洞，但是内侧的洞壁却像镜子一样平整光滑，绝非天然，而且以部族的能力也根本不可能做到。洞壁的左上角刻着著名的神谕：你们是大地的精灵，你们受到众神的宠爱，在经历了神的考验之后，神将给你们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正是这些文字让部族一次次从绝望中坚持下来，并最终走到了现在。

践远到洞中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逗留的时间越来越久，他是期望从神的信仰中得到信心，还是在向神寻求部族的希望？

大部分洞壁上还密密麻麻地刻着神启，部族用了几代人的智慧也只能读懂前面的一小部分。神需要树来为你们开启通往新世界的天梯，神还需要一面旗帜来书写神的史诗，神还要你们……

谷地中贴近峭壁的一小块高地，曾经是部族最好的田地，那里的庄稼长得最茂盛，一般也不会被洪水淹没，现在那里种植着一片树林，树木都已经成材，真的像天梯一样直刺云端。

在部族最大的洞厅里，妇女们一有时间就用神启上记载的繁琐方法编制一面巨大的旗帜，那是一件艰苦的工作，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和失败，现在终于接近完成。

神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要求，比如一条长得出奇的绳索，和许多奇形怪状的器物，没人知道它们的作用，但部族都在努力制作，他们相信当神的考验完成之后，神就会降临，带给他们一个美丽的世界。

践远坐在石壁前，有时一坐就是一天。他的眼睛久久地注视着那些浩如烟海的文字，他清楚地知道这些字可以为部族打开一个难以想象的天地，可惜能够读懂的不到千分之一，即使读懂的也是一知半解，迷惑重重。石壁上还有一小半的空间是空白的，一个字也没有，黑沉沉的像是一团看不破的夜雾，但是那更加深了践远的想象空间，让他的思绪飘得很远很远……

在没事的时候，践远总是喜欢在石壁前打坐，他希望从神谕领会更多的含义，虽然总是徒劳无功，但是他至少从中汲取了更加坚定的信念，作为首领，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现在，他的心中是那么脆弱和无助。他在一遍又一遍向银色女神祈祷。雨终于小了，乌云的缝隙中透过了几缕天光，可是部族的粮食也所剩无几，至多再坚持两三天就会断粮，然而山谷中的洪水退去还要七八天，然后耕田播种，及至庄稼成熟至少要两个月，这段时间部族靠什么维持呢？即使把种子吃掉也坚持不了那么久呀。

一个高大但有些驼背的身影出现在践远身后。

“父亲。”践远的声音低沉无力。

“神是我们万能的救主，但是枉自在这里祈祷，是不会得到神的怜悯的，只有通过神的考验，我们才能得到她的救赎。”老人虔诚地望着石壁，声音苍老但浑厚。

践远的眼前一亮，霍地站起身：“我明白该怎么做了，我现在就组织人出海捕鱼。”

老人的手有力地放在践远肩头：“族人们还需要你，神也需要你完成历练，我这把老骨头随便埋在哪里都行。”

潮起

008.

此刻应该是正午时分，但是从洞口向外望去却灰暗如黄昏一般，乌云不断变换，如同一幅无法看懂的水墨画，闪电停止了，雨小了许多，但还在下。峡谷已经被水完全淹没，离地十余米的部族洞穴现在伸手就能触到水面，两侧的峭壁像两把利刃插入大海，使峡谷成了一个天然的海港。

八只独木舟从洞口推入水中，每只上面三个人，一共二十四个壮年男子承载着部族的希望向辽阔的大海驶去。

践远和族人们站在洞口目送他们离去。

老人就在最前面的独木舟上，目光一直望着大海，始终没有回头。

送行的人们逐渐散去，践远还默默伫立在洞口，儿子践翎站在他身边，一边拉着他的手，一边把头偎在践远身上。这个孩子已经从父亲的沉默中明白了许多东西。

独木舟越来越远，渐渐变成几个黑点，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

践远怅然若失，像是生命中的某些东西突然消失不见了。

这个时候，在海天交界的地方，乌云突然裂开了几道缝隙，几束耀眼的阳光透射而下，在海面上反射起金色的闪光。

践远的手颤抖着，他的眼中突然亮起希望的光。

神迹，这是神迹啊，是神在向我们昭示一个美好的未来吗？

仿佛是在应验践远的猜测，傍晚的时候，雨终于停了，乌云悄然散去，露出一天繁星。

多少天没有合眼的践远放心地安然睡去。

然而地球上那多变的天气恐怕连神也无法预测。午夜过后，践远被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凄厉的啸声惊醒了。他马上意识到，风，起风了。他踉跄着奔向洞口。风虽然对部族没有什么威胁，可是对于在海上航行的人却是致命的。

风很大，践远站在洞口要扶着洞壁才能站稳，风是向着大海的方向吹的，这说明父亲他们会被风吹得越来越远。更让他惊惶的是，他在星空中看到了两轮盈白的月亮。

两轮月亮同时出现于天空在行星上是个罕见的天象，大概每过几年才能出现一次，它们巨大的潮汐力量将在行星表面掀起一场大潮。

践远颓然跪在洞口，他竭力向黑沉沉的海面眺望，他似乎看到父亲正带着族人们在风暴中奋力搏斗。他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他只有一遍又一遍向银色女神祈祷，期望她能够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中创造一丝奇迹。

双月凌空的时候，老人的心中也是一沉。他茫然四顾，水手们也正惊慌地望着他，他们之外是没有边际的大海。风这么大，他们不可能逆风返回峡谷了，现在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与罕见的大潮对抗了。

刚才还平静的海面骤然荡起了波澜。老人呼唤各船尽量聚集在一起，以免失散。平原般的海面变成了一片绵延不绝的丘陵，山丘一般的巨浪不断向这些渺小而脆弱的独木舟涌来。人们竭力控制着独木舟，一会儿冲上浪峰，一会儿又落入浪底。

浪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与强大的自然力相比，人类的努力是徒劳的，一艘独木舟刚刚从一个巨浪中穿出，就被另一个巨浪压了下去，再也没露出水面，上面的人甚至连一声呼喊也没能发出。

老人奋力与风浪搏斗着，他必须使船头与巨浪垂直，一点点的偏离都会让独木舟倾覆。随波逐流中，他的眼前一会儿是迷乱的星空，一会儿是深渊一般的海面。他知道，这样下去，他们根本坚持不了多久，随时可能会葬身海底，然而除了绝望的挣扎，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情急之间，老人看到了捕鱼用的绳索。那些绳索是按照神谕上记载的办法用树皮搓成的，坚固异常，原本是用来捕鱼的，一端系在鱼叉尾部，一端系在船上，海



中的鱼类大多体形庞大，生性凶猛，鱼叉即使击中目标也很难致命，只有用绳索牵着猎物在海中遛到其筋疲力尽才能捕杀。

聚在老人左右的有四只独木舟，远处还有几艘在浪间起伏，老人示意他们靠拢过来，用绳索把船相互绑在一起。

这个动作看似简单，但在惊涛骇浪中却是极为困难并且危险万分的，靠得太近，就很可能相互撞得粉碎，太远了又根本无法达成目的。他们只能互掷绳索，然后拉着绳索一点点靠近，一边还要撑着桨使他们不至于靠近得太快。

这段时间并不长，但对于他们来说仿佛过了一年，所有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躺在船上动弹不得。最终有五只独木舟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艘大船，果然平稳了许多，虽然仍旧颠簸得厉害，倾覆的危险却小了许多。

老人心中一阵欣慰，现在大概可以逃过一劫了吧，况且这个应急的办法以后可以让部族建造更大的船，也就能捕捉更大的鱼了。他举目寻找其它的独木舟，但视野中只有滚滚而来的海浪。这个时候，老人的目光穿过层层波浪，无意间望向海天线，他顿时惊呆了。

在双月与繁星的照耀下，海面上能见度很高，老人看到在海天线上出现了一道白线，那白线从天边越升越高，就像一片乌云一直升起，飞速地吞噬着接近海面的星辰。老人知道那是什么，那是地球上最恐怖最具破坏力的自然现象：海啸。那道直冲天际的白线是由百米高的海浪形成的，它们扫过的星球表面，一切都将荡然无存……

010.

“神啊，您的考验竟然这般残酷吗？”

老人颓然跌坐在船头。

潮落

海啸在黎明时分抵达峡谷，海水突然上涨了近百米，一下子将峡谷全部淹没，只剩两道峭壁的顶部露出水面。在海啸到来前，践远带领全族临时用石块封闭了洞口，但还是有两个下层洞穴被淹没，七十余人葬身大海。

这一切发生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而后海水像一个得意洋洋的破坏者，反身退去。

假如怒火可以燃烧，践远一定会化成扯地连天的烈焰将海啸挡在峡谷之外，可是他的身体在强大无比的自然界中是那么的不值一提，除了苦笑，他甚至不能表现出他的愤怒和绝望，他只能徒然地等待平原重新露出水面，然后在上面重复日复一